

全国数十家国有文艺院团将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 让团播承载更多文化功能

◎ 赵丽 刘培溪

安徽安庆发布 礼遇和帮扶好人工作指南

本报讯(秦国根)8月12日,安徽省安庆市召开好人工作座谈会。会上,《礼遇和帮扶安庆好人工作指南》(下称《指南》)正式发布。这份指南将此前分散的礼遇政策系统整合,为安庆各级好人提供从政治尊崇到生活帮扶的一揽子制度化保障。

《指南》明确,礼遇帮扶对象为长期在安庆居住、工作、学习的市级及以上身边好人,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面。市级及以上道德模范参照落实,同一人获不同等级荣誉称号不重复享受。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对出现违纪违法或道德方面严重问题的安庆好人,将按程序撤销称号、停止礼遇和帮扶资格。礼遇方式涵盖8个领域,让好人处处受尊崇。政治上有地位——优先推荐参选各级“两代表一委员”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代表,受邀出席全市重大活动;出行有便利——市域范围内免费乘坐公交,各县(市)均设办卡网点;健康有保障——19家定点医院提供就医便利,每两年可享一次800元标准免费体检;文旅有优惠——全市43家定点景区门票免费,天柱山、明堂山、花亭湖、五千年文博园等知名景区在列;职业发展有通道——事业单位人员同等条件优先晋升,鼓励企业招聘优先录用;宣传有尊崇——主流媒体常态化宣传事迹,开展宣讲活动,设置好人荣誉墙、好人长廊等。

帮扶方式聚焦3个方面,解好人后顾之忧。就业创业上,对生活困难且有劳动能力及意愿的,组织技能培训,优先办理求职登记、就业推荐;困难救助上,对经济困难且符合条件的,优先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住房保障上,对住房困难且符合保障房政策的,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

24小时食物驿站， 如何走得远？

(上接1版)

记者走访多地调查发现,隐忧远不止于此:企业公益捐献余量富余库存,小型商户能拿出的余量食材本就有限,而愿意长期稳定输出物资的大型企业数量偏少;部分老旧社区、务工人员集中的点位人流量大,爱心物资清晨上柜、中午便已被申领一空;点位运维经费、柜体设备损耗、食材冷链保存等现实成本,同样考验着项目的长久运营能力。

破题

守住余量公益初心,多方发力助力开花结果

食物驿站要真正在各地长久扎根、遍地开花,首要前提便是守住余量公益的内核。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黄任勇指出,食物驿站要实现可持续推广,首要前提是构建余量公益的公共叙事框架,他强调,传播的关键不在于强调“救济”本身,而在于引导大家把过去单纯的救济行为,转化为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公益行动,重塑公众认知。

李静认为,推动余量食物资源的常态化、制度化利用,需在五方面协同发力:宣传上整合传统与新媒体渠道,公示点位分布和服务指南,提升群众知晓度;推广上总结深圳、成都等地先行先试的经验,审慎有序地向条件成熟的城市扩展,保障落地质量;服务上丰富物资品类,通过调研摸排困难群众需求,延续“日间帮扶、夜间普惠”模式;人文上优化选址布局与设备设计,严格保护申领者隐私,消除顾虑;监管上建立施助方与受助方双向机制,严控食品安全,整治恶意囤积、倒卖等行为,确保资源的精准公平利用。

公益项目最怕“一阵风”。各地正结合本土情况细化落地余量食物公益项目。针对品类单一的局限,成都市双流区同步推出“暖心餐”计划,动员44家本土餐馆参与,采取线上领券、线下就餐的方式,已累计为受助者发放餐券2300张。深圳市福田区在柜体侧边为爱心企业增加了广告位,同时公示捐赠物资相关抵税申报渠道,用政策红利降低企业捐赠成本,调动市场主体持续投身余量食物公益项目的积极性。

“后续我们将根据不同季节优化食物供给。”浙江温州苍南县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苍南还将在钱库、宜山、马站、金乡、桥墩等乡镇新增点位,坚持“建成一个、运转一个、见效一个”,总结运营经验形成标准化操作手册,用点滴爱心点亮城市文明之光。

新闻深一度

解锁更多看点

“烽烟三国起红妆,一曲相思戏入场。”主持人话音落下,古风舞台灯光次第亮起,舞者扬起水袖。直播间弹幕纷纷发问:这般精良的国风演出,究竟出自哪家娱乐直播团队?

事实上,这场唐风舞蹈直播,来自拥有86年积淀的国有文艺院团陕西省歌舞剧院(以下简称“陕歌”)。一代代文艺从业者打磨完善的经典唐风舞作,如今走出线下剧场,亮相直播间,在方寸屏幕上演绎古韵。

2026年7月3日,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剑指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等六类突出问题。当此之时,娱乐团播领域已经悄然涌现一股“清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正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

团播,是指以团队化运营方式开展的多人直播形态。专业院团的团播,则是把一台经过重新编排的“微缩版舞台演出”搬进手机屏幕,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

这股“清流”缘何而起?专业院团入局,又为娱乐团播行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直播比想象中更难

“不好好线下演出,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做团播?”这是“陕歌”院长孟丁彼时听到的疑问。孟丁1985年进入“陕歌”,深耕线下剧场多年,

当初听到“做直播”的提议,他心里也持怀疑态度。演员们更是“清一色地抵触”,有人觉得“对着手机演出丢了魂”,有人甚至说:“直播可以,能不能别让我亲戚朋友看到?”

但是,“陕歌”还是进场尝试做起了团播,并且成为全国最早尝试做团播的专业院团之一。

专业院团做团播的初衷,并非被动“下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字与演播中心直播负责人宛林戎介绍说,做团播的出发点,本质上是打破剧场的“围墙”。

“剧场座位有限、场次有限、地域壁垒明显。很多喜欢我们作品的观众,受限于地域、时间等因素,少有机会走进剧场。”宛林戎说,把专业的舞台搬到大众的手机上,让优质文艺内容触达更多受众,这不是对线下演出的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延伸。

为了推动团播工作,“陕歌”推出了兼职项目制,8小时内完成本职工作,8小时外参与团播的编舞、排练、演出和运营,按“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挂钩薪酬。这一制度既保障了线下主业不受冲击,也让演员的额外付出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与此同时,即便直播占据了大量精力,演员们的每日练功却并未中断。

“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眼神不知道放哪里,一直盯着镜头,特别死板,不看又容易飘忽。”3年前进入“陕歌”的崔佳艺回忆,即使跳的是烂熟于心的舞蹈片段,也因为紧张导致动作拘谨、情绪不到位。

更大的挑战来自心态。崔佳艺说:“刚开始没人看,就怀疑自己不够好,越在意直播间的数量和评论,就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后来她反复观看回放,一条条抠自己的问题,慢慢不再纠结数据和评论,而是专注跳舞。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变化也在直播间之外悄然发生。洪子洋看到,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说,看了他们的直播后开始让孩子去学舞蹈,“如果只在剧场跳舞,观众数量有限,能去的城市也有限,直播以后,观众范围越来越广。舞蹈的价值从来不是由表演场地决定的。”

镜头前重新编舞蹈

台上的演员在适应,幕后的团队同样如此。一场团播的运转,远不止舞者站在镜头前跳舞那么简单。舞台两侧,导播盯着监视器切换机位,游机师扛着摄像机跟随调度推拉摇移,运营人员盯着后台数据实时调整策略,而主持人则要独自完成串场、解读、互动、控场等任务。

“陕歌”直播间的主持人冯柏烨原本从事办公室行政工作,被推到镜头前时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径可循。没有课程、没有教学,也不知道跟谁学,只能看其他直播间的主持人怎么做,跟着扒话术、扒流程。

真正的挑战,其实在于团播内容本身。一场线下演出动辄一两个小时,到了直播间必须压缩、重组、重新表达。“陕歌”线上团播业务代表黄晓宇对此感触很深:“把近两个小时时长的剧目压缩成3分钟至5分钟,压缩哪一段都心疼,因为剧目每一段铺垫、递进都有它的功能。”

最终,为了最好的“剧目”呈现效果,“陕歌”选择走沉浸式舞台路线,古风舞美配合主持人古诗串场,营造长安气韵。

成为线下演出“蓄水池”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

村企联动暖童心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是工业大镇,每年暑期迎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候鸟”。为破解“看护难”问题,古林镇依托六大村级商会,连续8年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今年暑期,统一为269名参训学生购置意外伤害险,筑牢安全防线。托管告别简单看护,整合资源,搭建安全普法、红色德育、科创科普、心理健康、文体体育、研学实践六大育人体系,让“小候鸟”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图为“小候鸟”参加公益托管班活动。徐婷立 摄



第30届“小梅花”全国展演活动落下帷幕

1545名少年唱响293个节目,剧种保护引热议

8月12日,河北廊坊永清县翰德大剧院内锣鼓铿锵、声腔婉转,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佩花晚会落下帷幕。至此,历时17天、横跨上海浦东与河北廊坊两地的第30届“小梅花”全国展演活动画上了句号。

本届小梅花分为业余组和专业组,业余组于7月18日至26日在上海浦东举办,专业组于8月5日至12日在河北廊坊举办,共举办15场展演,2场佩花晚会,1场讲座和1场研讨会。来自全国47个剧种的1545名参演少年带来了293个节目,吸引了线上线下约1200万名观众观看。

自1997年创办以来,“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已走过三十载春秋。“小梅花”有的成长为“大梅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有的虽未从事戏曲专业,却成为戏曲的忠实观众和有力的传播者。

薪火相传 “小梅花”牵手“大梅花”

8月12日晚的专业组佩花晚会分为“姹紫嫣红·新秀满庭芳”“薪火相传·春泥更护花”“国粹流芳·雏凤振翅飞”三个篇章。小演员们相继亮相,稚气未脱却已见功底。蒲剧《梵王宫·挂画》、曲剧《刘秀赶牛·刘秀赶牛》、河北梆子《大登殿》、秦腔《周仁回府·悔路》、祁剧《目连救母》、越剧《断桥·求草》、豫剧《汉津口》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薪火相传·春泥更护花”环节: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曾小敏、梁静、李君梅、王润菁分别与“小梅花”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其中,梁静正是第六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从“小梅花”到“大梅花”,她走过了近20年。

在上海的业余组佩花晚会上,一群来自浦东的“小梅花”与“二度梅”获得者华雯一同表演了沪剧《芦荡火种·芦苇疗养院》。10岁的新城小学学生陆一乐说:“我想让更多人听见我家乡戏剧的声音。”

这也是粤剧演员吴非凡的儿时梦想。1998年,14岁的吴非凡获得“小梅花”称号。2015年,成年以后的她凭新编粤剧《鸳鸯剑》摘得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已有7位当年的‘小梅花’得主成长为‘梅花奖’获得者。”在“新时代青少年戏曲人才培养”主题研讨会上,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谈道,这些演员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舞台坚守,为戏曲事业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

戏曲进校园 从“希望工程”到人才沃土

登台的小演员中既有专业戏曲院团的后备小苗,也有校园戏曲社团的小票友。其中,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河北梆子《南北合·见娘

等剧目均由学龄前幼儿演出。许多参演学校有常态化戏曲教学机制,通过社团活动、校本课程、院团合作,培养戏曲小苗子。

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王润菁全程参与了展演评审工作,她注意到在河北廊坊的承办方益田艺术学校,“从孩子早上睁开眼开始,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就有戏曲唱段,这对孩子们是很好的滋养”。

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英会强调:“戏曲更需要从娃娃抓起,筑牢根基是戏曲传承的关键。”

少儿戏曲普及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现实问题。参演节目主要集中在有地方院团支持或具备成熟戏曲教育传统的地区,一些基层学校仍缺乏专业师资和教学资源。

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彭蕙衡说,自己所在的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曾培养出28朵“梅花”,但近年来河北梆子师资严重短缺,“我这一辈的老师全部退休,河北梆子的老师就剩两名”。

豫剧表演艺术家、中国剧协副主席李树建呼吁关注基层教师:“老师们非常辛苦,孩子们有时是晚上10点登台演出,常常因意袭来,哭闹着不愿上场,老师们耐心安抚劝导。奖项与荣誉也应该颁给这些戏曲园丁。”

直面挑战

348个剧种“一个不能少”

在本届业余组展演中,来自31个省区市

